

絕代雙驕

古龍著

古龍小說專輯⑤
第五部



八十一章 生死兩難

江玉郎見花無缺緩緩向自己走來，終於寧笑道：「好，你既然要死，我就索性成全了你吧！殺個把人，想來也不會妨礙我享受的興緻的！」

他掌心已扣着一把暗器，正待發出去！

誰知就在這時，突見花無缺身子劇烈的顫抖，如被針刺，接着，竟放聲狂笑了起來！

笑聲有如瘋狂，江玉郎更想不到溫文爾雅的花無缺，也會發出這瘋狂般的笑聲，忍不住失聲道：「你瘋了麼？」

花無缺逼出最後一步時，突覺一根針刺入了他全身最脆弱最柔軟的地方，一陣奇異的滋味，又痛又癢，直鑽入心裏。

他竟突然忍不住瘋狂的大笑起來，竟再也遏制不住，但那股被隔斷了的真氣，却驟然爲之暢通！

江玉郎又驚又奇，滿把銀針，暴雨般撒出！

花無缺狂笑叱道：「你……你敢！」

叱聲中舉手劃了個圓圈，漫天暗器，突然如泥牛入海，無聲無息的一齊消失，也不知到那裏去了！

黑蜘蛛動容道：「好一着移花接玉！」

江玉郎嚇得面如土色，大聲驚呼道：「你方才難道是在裝模作樣？」

花無缺道：「不錯……哈哈……還不放下她來！」

江玉郎顫聲道：「我……我放下她，你就放了我？」

花無缺大笑道：「放……放……」

江玉郎知道他一言既出，重逾千斤，再也不敢嚕嗦了，放下鐵心蘭轉身就跑，一霎眼便無踪影！

花無缺不斷地狂笑着，心裏却已涼透！白山君的話，竟果然不是假的！

花無缺緊咬着牙，却也止不住笑聲，他只有暫時不去想這件事，俯身拍開了鐵心蘭的穴道。

鐵心蘭瞪大了眼睛訝然道：「你將我們都騙過了，害我們爲你着急，你就覺得很好笑麼？」

花無缺知道鐵心蘭又誤會了，却又不能解釋，到了這種時候，他還怕鐵心蘭知道真象後，會爲他傷心。

他只有轉過身子，先拍開黑蜘蛛的穴道。

黑蜘蛛也大驚喝道：「你覺得這玩笑開得很好笑麼？」

花無缺暗中嘆了口氣，又有誰能瞧見他心裏的痛苦！別人只能瞧見他好像在得意地大笑着，他拉起鐵心蘭狂奔而出。

黑蜘蛛到底江湖歷練較豐，終於也發現有些不對，皺着眉想了想，忽又發現慕容九在呆望着他。

他立刻拋開一切心事，也拉起慕容九奔了出去！

□

□

□

鐵心蘭是從這條地道進來，自然知道秘室的出口。

他們乘着黑暗的夜色，奔入曠野，滿天星羣漸隱，山麓下林木沉寂，花無缺的笑聲聽來也就

更刺耳。

鐵心蘭又忍不住道：「你可以不笑了麼？」

花無缺的心已快碎了，幾乎忍不住要將真象說出來。

但他忽又想到，與其要讓鐵心蘭等着看他的慘死之況，倒不如還是被她永遠誤會下去的好。他反正已快死了，又何必還要教別人傷心。

鐵心蘭跺了跺腳，道：「你……你還要這樣笑下去我就走了！」

花無缺暗中嘆了口氣，嘴裏却大笑道：「你走吧！哈哈……我反正已知道你愛的不是我……哈哈，你快走吧！」

鐵心蘭身子一震，顫聲道：「你真要我走？」

花無缺狂笑着道：「是！」

鐵心蘭呆視着他，一步步往後退。花無缺却已是仰天狂笑，也不瞧她一眼。

鐵心蘭咬一咬牙，跺腳道：「好，我就走，我……我現在才知道你是這樣的人？」

她轉身狂奔而出，眼淚却已流落滿面。花無缺還是在不停地狂笑着。

他已明知必死，他眼見着他最珍惜的人離他而去，連他拚命救出來的人，也絲毫不諒解他，但他……還是只有不停的笑，不停的笑……

寂靜黑暗的山林中，充滿了他這淒涼而瘋狂的笑聲，最後一粒孤星，也沉重地落入死灰色的穹蒼裏……

花無缺眼淚終於也忍不住流下面頰。

他從小生長的，便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世界，他從來也不知道流淚是什麼滋味，但現在……他却狂笑中落下淚來！

忽然間，鐵心蘭又來到他面前，靜靜地瞧着他。

花無缺趕緊悄悄擦乾了面上淚痕，大笑道：「你又回來作什麼？」

鐵心蘭面上已帶着有恐懼之色，顫聲道：「告訴我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」

花無缺道：「什麼事？……哈哈，我只是覺得你好笑！哈哈，你難道連趕都趕不走？」

鐵心蘭：「我知道你絕不是這樣的人，我不能走！」

花無缺道：「你不走？哈哈，好，我走！」

他還沒有轉過身，鐵心蘭已一把抱住了他，嘶聲道：「告訴我，你……你是不是受了種很奇怪
的傷？」

花無缺大笑道：「我怎會受傷？」

鐵心蘭只覺他的手已冷得像冰一樣，大駭道：「你為何不肯說實話？」

花無缺心如刀割，却還是只有笑，不停地笑。

鐵心蘭又流下淚來，道：「我知道你是爲了我，才變成這樣子的，你……」

花無缺狂笑道：「我爲了你……哈哈，你還是快去找江小魚，快去快去！」

鐵心蘭嘶聲道：「我不去，我誰也不找，我一定要陪着你，無論誰也不能要我走。」

花無缺道：「江小魚呢？」

鐵心蘭淚如湧泉顫聲道：「小魚兒？……我早已忘記他了。」

花無缺大笑道：「但你還是忘不了他的，哈哈……愛，並不是交換，哈哈，你若愛一個人無論他怎樣對你，你都是愛他的。」

鐵心蘭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她終於撲倒在地上，放聲痛哭起來。

花無缺仰天笑道：「你還是去找他吧……好生照顧他，知道麼……哈哈……但望你們一輩子

過得快活……」

他笑聲忽然漸漸遠去！鐵心蘭抬起頭時，花無缺已踪影不見了。

她知道自己是永遠追不上他的，只有痛哭着嘶聲喊道：「花無缺，你這混帳……你若這樣死了，我能嫁給小魚兒麼？你若這樣死了，我們這一生，又怎麼會再有一天快活？」

她用盡力氣放聲大呼道：「花無缺，花無缺……你回來吧！」

但這時那裏會再有花無缺的回應？只有冷風穿過樹林，發出一聲令人斷腸的嗚咽……

□

□

□

天亮的時候，花無缺生命就將結束！他知道自己的生命簡直比一隻寒風中的秋蛾還要短促！但他難道就這樣等死麼？

花無缺本已絕望地坐下來，此刻却又一躍而起。

他仰天狂笑道：「花無缺呀花無缺，你至少現在還是活著的！你至少還可用這短促的生命做一番事！你就算要死，也不該死得無聲無嗅！」

天地間響澈了他亮亢的笑聲。

他返身又向那山君神廟飛掠了過去。大殿仍然黑暗而陰森。

花無缺一掠而入，飛起一脚，將那山君神像踢了下來，狂笑着道：「白山君，你出來吧！」

花無缺狂笑着提起神案，重重摔在院子裏，大笑道：「白山君，你聽着，我雖然要死了，但我也要將你們這些陰毒的人全都殺死，爲世人除害！」

突聽一聲虎吼，那吊睛白額狂虎箭一般竄了進來。

花無缺狂笑着迎上去，身形一避，先讓過這猛虎不可抵擋的一撲之勢，反身一掌，砍在虎頸上！

花無缺身形展動，如遊龍天矯，那猛虎那裏能沾着他半片衣袂，三撲之後，其勢已竭！

花無缺再拍出一掌，猛虎竟已伏在地上，動彈不得！

後院裏竟也是寂無人影！

花無缺滿腔悲憤，竟は無處發洩，一脚踢開門戶，抓起桌子，遠遠擲出，桌子被摔得粉碎！但縱然這整個莊院都被他毀去，却又有何用！

花無缺狂笑大呼道：「白山君！白山君！你在那裏！你爲何不肯出來與我一戰！」

他此刻但求一戰，縱然不敵戰死，也是心甘情願的！

花無缺但覺一股熱血直衝上來，隨着狂笑濺出了點點鮮血，有如花瓣般灑滿了他的衣衫。

他只覺自己氣力似已將竭，身子也搖搖欲倒！他那一股怒氣，也似已由盛而衰，由衰而竭。

花無缺忽然發現，此刻只希望有個人在他身旁，無論是誰都沒有關係，他實在不願意寂寞而死！

他只希望戰死！却偏偏沒有人理睬，他希望死在人羣中，却似乎竟已沒有力氣走出去！

花無缺踉蹌後退，蹣跚地倒在椅上，目光茫然凝住着逐漸降臨的曙色，只希望死亡也跟着曙色

而來。他實已心灰意冷，他竟在等死！

但他却還是忍不住要笑，不停的笑，瘋狂的笑，笑出了他自己的生命，却笑不出他心頭的悲

憤！

他可以逃避一切，却又怎能逃避自己的笑聲，這笑聲就像是附骨的毒蛆，一直要纏到他死而爲止！

他現在甚至已不惜犧牲一切，只求能停住這該死的笑聲，他拚命掩起耳朵，却又怎會聽不見自己的笑聲。

這笑聲簡直令他發瘋，爲了使笑聲停止，他已準備結束自己的生命！

就在這時，蒼茫的曙色中，忽然現出了一條人影！

晨霧迷漫，如煙氤氳，花無缺終於看清了她的臉，那美麗的臉上，似乎也帶着絕望的死色！

白夫人！這人竟是白夫人！她終於還是出現了！

花無缺本來以爲自己一見了她就會衝過去的，誰知此刻竟只是呆呆地坐着，呆呆地望着她。

花無缺又以爲她一定是要來殺他的，誰知她也只是靜靜地站在他面前，靜靜地瞧着他。

花無缺忽然狂笑道：「你來的正好，既來了爲何還不出手？」白夫人只是瞧着他竟不說話。

「原來你只是來看看我死的麼？」白夫人還是不說話。

「很好，無論你爲何而來，我都很感激你，我正在覺得寂寞。」

白夫人竟忽然長長嘆息了一聲，黯然道：「可憐的人，你竟連求生的勇氣都沒有了麼？」

花無缺心裏一陣絞痛，嘶聲笑道：「你一心只求我速死，却反來要我求生，你難道還覺得我的痛苦不夠？」

白夫人道：「但我也知道我是對不起你的，只求你能原諒我。」

花無缺猛笑道：「你爲什麼要說這些話？難道又想來騙我麼？」

白夫人黯然垂首，道：「我也知道你是絕不會相信我的，但……但你能跟我去瞧一樣東西麼？」

花無缺動也不動地坐着，笑聲已嘶啞。

白夫人抬頭凝注着他，顫聲道：「我只求你這一次，無論如何，這對你也不會再有什麼傷害是麼？」她目中竟似真的充滿了哀求之色。

是麼？」

是麼？」她目中竟似真的充滿了哀求之色。

是麼？」她目中竟似真的充滿了哀求之色。

花無缺嘶聲笑道：「不錯，我既已將死，還有什麼人能傷害我？」他終於還是跟着她走了去。

穿過幾間屋子，花無缺赫然發現竟有個人倒懸在橫樑上，全身鮮血淋漓一柄長刀穿胸而過。

花無缺失聲道：「白山君死了！」

狂笑聲掩去了他語聲中的驚訝之意，他語聲中甚至還有些失望，却絕沒有高興的意思，他雖想與白山君一戰，雖想將此人除去，但驟然見到此人死狀如此之慘，想到一個人生命之短促，竟不覺興起兔死狐悲之感。

白夫人緩緩道：「我要你親眼瞧見他的屍身，也正是因為我覺得對不起你……」

花無缺道：「你殺了他？」

白夫人黯然長嘆了一聲，道：「不錯，是我殺了他！」

花無缺踉蹌而退，一個字也說不出來。

白夫人偷偷瞟了花無缺一眼道：「我那麼樣對你，只因我一心還在想挽回他的心，我爲了他，不惜傷害任何人，不惜做出任何事……」

她目中淚珠又一連串落了下來，幾乎泣不成聲。

花無缺道：「但你既然如此對他，爲何又殺了他？」

她忽然返身撲到花無缺懷裏，放聲痛哭道：「他竟絲毫不念夫妻之情，他……他……他竟要殺我！」花無缺竟沒有推開她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他還是不忍推開一個在他懷中痛哭的女人——一個痛哭着的女人，伏在一個狂笑者的男人懷裏痛哭，旁邊還倒懸着一具鮮血淋漓的屍身，這情形之怪異詭秘，當真誰也描紋不出。

花無缺道：「所以……你就殺了他。」

白夫人道：「我本來雖然不惜爲他而死的，但他真要來殺我時，我却再也忍受不住，二十年來所受的折磨和委曲，二十年來的冤苦和悲痛，全都在這一瞬間發作出來，我忍不住抽出了刀，一刀向他刺了過去！」

她慘然接道：「我本也以爲這一刀大概傷不了他，誰知他從未想到我會反抗，竟毫無防備之心，我這一刀，竟真的……真的將他刺死了！」

花無缺又能說什麼？他笑聲已漸漸嘶啞，腿已漸漸發軟。他一身氣力，竟已被笑了出去！花無缺忽然道：「過去的事，不必再提，我……我絕不會再恨你……」

白夫人道：「你原諒了我？」

花無缺點了點頭，又道：「你話已說完了麼？」

白夫人道：「我該說的都已說了，你……你難道沒有話要對我說？」

花無缺道：「我……我只望你……」

他自然希望白夫人能止住他這要命的笑聲，但到了這地步，他竟然還是無法在女人面前說一句懇求的話。

白夫人靜靜瞧了他半晌，黯然道：「其實用不着你說，我也早該爲你起出笑穴中那根銷魂針的，但你方才用力過度，針已入穴極深，我也無力爲你起出來了。」

花無缺心裏一陣絞痛，突然推開了白夫人轉身而行，到了此刻，他知道自己的命運已註定，只有笑死爲止！

誰知白夫人却又攔住了他的去路，道：「你現在還不能走。」

花無缺再也忍不住怒氣上湧，却又勉強壓了下去，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你爲何還要留下我？」

白夫人道：「世上還有個能救你的人，我雖然無力救你，但却能將你的性命延長三天，三天內我就可以帶你去找到那個人，你若想活下去，你就該有勇氣去求他！你年紀輕輕，求人並不可恥，不敢活下去才真正可恥。」

花無缺嘆聲笑道：「我縱去求他，他也未必會救我，我又何苦……」

白夫人截口道：「我很瞭解那個人，只要你去，他一定會救你的。」

她緩緩接道：「何況，你並不是去求他，你只不過去治病而已，一個人生了病而不去就醫，

這人並不可敬，反而可笑！」

她翻來覆去的解說，花無缺心終於動了，一個人無論多麼不怕死，有了生機時還是不願意死的。

花無缺終於點了點頭。對如此真摯的懇求，他永遠都無法拒絕的。

第八十二章 溫柔陷阱

花無缺和白夫人已走了，大廳裏更沉寂，更陰森，曙色斜照着屍身上的鮮血，鮮血竟被映成了慘碧顏色。

這時江玉郎却悠然踱了進來，附掌笑道：「前輩端的是智計過人，弟子當真佩服得五體投地。」

倒懸在樑上的「死人」突然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此計雖妙，也只有姓花的這種人才會上當，若換了我，只怕再也不會如此輕易就相信女人的話。」

這「死人」此刻竟已自樑上翻身躍下，右手拔起了自前胸刺入的刀柄，左手拔出了自後背刺出的刀尖。

原來這柄刀竟是兩截斷刀，黏在白山君身上的。

□

□

□

花無缺暈暈迷迷地坐在車子裏，白夫人給他吃了種很強烈的寧神藥，藥力發作，他就昏昏欲睡。

幸好這車廂還舒服得很，他也不知道白夫人從那裏叫來的這輛車，也不知道趕車的是誰，更不知道車馬奔向何方。

一個垂死的人，對別人還有什麼不可信任的！

三天後的黃昏，車馬上了個山坡，就緩緩停下，推開車窗，夕陽滿天，山坡上繁花如錦，粲

髣髴圖畫。

極目望去，大江如帶，山坡後一輪紅日如火，夕陽映照下的江水，更顯得無比的燦爛輝煌。

花無缺暗嘆忖道：「我此番縱然無故而死，但能死在這樣的地方，也總算不虛此行了。」

只聽白夫人長長嘆息了一聲，黯然道：「那人脾氣甚是古怪，我……我不願見他。」

她開了車門，扶着花無缺下車，遙指前方，道：「你可瞧見了那邊的山亭？」

只見紅花青樹間，有亭翼然，一縷流泉，自亭畔的山岩門倒瀉而下，飛珠濺玉，被夕陽一映，更是七采生光，艷麗不可方物。

花無缺九死一生，驟然到了這種地方，幾疑置身天上，淡淡的花香隨晚風吹來，他痴了半

晌，才點頭道：「瞧見了。」

白夫人道：「你轉過這小亭，便可瞧見一面石門藏在山岩邊的青簾裏，石門終年不閉，你只

管走進去無妨。」

花無缺暗嘆忖道：「能住在這種地方的，自然不會是俗人，我有幸能與高人相見，本是人生樂事，只可惜我現在竟是如此模樣。」

花無缺道：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

白夫人道：「他叫蘇櫻。」

花無缺暗嘆道：「蘇英……蘇英……我與你素不相識，却要求你來救我的性命，你只怕會覺

得可笑。」

白夫人又道：「你見着他後，他也許會問你是誰帶來的，你只要說出我的名字……對了，我的本名是馬亦雲。」

花無缺道：「我記得。」

白夫人淒然一笑，道：「我此後雖生如死，你也不必再關心我，從今以後，世上再沒有我這苦命的女人……」

她語聲忽然停頓，轉身奔上了馬車，車馬立刻急馳而去，花無缺怔了半晌，心裏也不知是何滋味。

這女人害得他如此模樣，但此刻他却只有感激，只有信任，絕沒有絲毫懷疑和怨恨。

車馬轉過幾處山坳，突又停住，山岩邊，濃蔭下，已來了三個人，却正是鐵萍姑，江玉姑郎和白山君。

□

□

□

花無缺已走入了那已被蒼苔染成碧綠色的石門。

石門之後，洞府幽絕，人行其中，幾不知今世何世。

花無缺只恨自己的笑聲，偏偏要破壞這令人忘俗的幽靜，他用力掩住自己的嘴，笑聲還是要發出來。

走了片刻，入洞已深，兩旁山壁，漸漸狹窄，但前行數步，忽又豁然開朗，竟似已非人間，而在天上。

前面竟是一處幽谷，白雲在天，繁花遍地，清泉怪石，羅列其間，亭臺樓閣，錯綜有緻。

遠遠一聲鶴唳，三五白鶴，伴有一二褐鹿徜徉而來，竟不畏人，反而似乎在迎接着這遠來的佳客。

花無缺正已心動神移，那白鶴却已啣起了他衣袂，領着他走向青石路上，繁花深處。只見一條清溪蜿蜒流過，溪旁俏生生坐着條人影。

她垂頭坐在那裏，似乎在沉思，又似乎在向水中的游魚訴說着春青的易逝，山居的寂寞。

她漆黑的長髮披散肩頭，一襲輕衣却皎白如雪。

花無缺竟不由自主被迎賓的白鶴帶到了這裏，岸上的人影與水中人影相互輝映，他不覺又瞧得痴了。

白衣少女也回過頭來，瞧了他一眼。她不同頭也罷，此番回過頭來，滿谷香花，却似乎頓然失去了顏色，只見她眉目如畫，嬌靨如玉，玲瓏的嘴唇，雖嫌太大了，廣闊的額角，雖嫌太高了些，但那雙如秋月，如明星的眼皮，却足以補救這一切。

她也許不如鐵心蘭的明艷，也許不如慕容九的清麗，也許不如小仙女的嫵媚……她也許並不能算很美。

但她那絕代的風華，却令人自慚形穢，不敢平視。

此刻，她眼皮中帶着淡淡一絲驚訝，一絲埋怨，似乎正在問這魯莽的來客，爲何要笑得如此古怪。

花無缺的臉竟不覺紅了起來，道：「在……在下花無缺，特來求見蘇英蘇老先生。」

白衣少女緩緩接着道：「我就是蘇櫻。」

花無缺這才真的怔住了。他本以爲這「蘇櫻」既能治他的不治之傷，必然是江湖耆宿，武林名醫，退隱林下的高手。他再也不想不到這蘇櫻竟是個年華未滿雙十的少女。

蘇櫻眼皮流動，淡淡道：「山居幽僻，不知那一位是閣下的引路人。」

花無缺道：「這……在下……」

他實沒想到白夫人竟要他來求這少女來救他的性命，面對着這淡淡的笑容，冷漠的眼光，他怎樣好意思說出懇求的話來？

蘇櫻道：「閣下既然遠道而來，難道連一句話都說不出麼？」

她話雖說得客氣，但却似已對這已笑得狼狽不堪的來客生出了輕蔑之意，嘴裏說着話，眼皮却又在數着水中的游魚。

花無缺忽然道：「在下誤入此間，打擾了姑娘的安靜，抱歉得很……」他微微一揖，竟轉身走了出去。

蘇櫻也未回頭，直到花無缺人影已將沒入花叢，却突又喚道：「這位公子請留步。」

花無缺只得停下脚步，道：「姑娘還有何見教？」

蘇櫻道：「你回來。」

這三個字雖然說得有些不客氣了，但語聲却變得說不出溫柔，說不出的宛轉，世上絕沒有一個男子聽了這種語聲還能不動心。花無缺竟不由自主走了回去。

蘇櫻還是沒有回頭，淡淡道：「你並未誤入此間，而是專程而來的，只不過見了蘇櫻竟是個少女後，你心裏就有些失望了，是麼？」花無缺實在沒有什麼話好說。

蘇櫻緩緩接道：「就因為你是這種人，覺得若在個少女面前說出要求的事，不免有些丟人，所以你雖專程而來，却又藉詞要走，是麼？」

花無缺又怔住了。

這少女只不過淡淡瞧了他一眼，但這一眼却似瞧入他的心裏，他心裏無論在想什麼竟都似瞞不過這一雙美麗的眼睛。

蘇櫻輕輕笑了口氣，道：「你若是要走，我自然也不能攔你，但我却要告訴你，你是萬萬走不出外面那石門的！」

花無缺身子一震，還未說話，蘇櫻已接着道：「此刻你心脈已將被切斷，面上已現死色，普天之下，已只有三個人能救得了你，而我……」

她淡淡接着道：「我就是其中之一，只怕也是唯一肯出手救你的，你若對自己的性命絲毫不知珍惜，豈非令人失望！」

□

□

□

這是間寬大而舒服的屋子，四面都有寬大的窗戶，此刻暮色漸深，明燭初燃，滿谷醉人的花香，都隨着溫暖的晚風飄了進來，滿天星光也都照了進來，蘇櫻支起了最後一扇窗戶，那雙纖纖玉手，似已白得透明了。

沒有窗戶的地方，排滿了古松書架，松木也在晚風中散發出一陣陣清香，書架的間隔，有大，有小，上面擺滿了各色各樣的書冊，大大小小的瓶子，有的是玉有的是石，也有的是以各種不同的木頭雕成的。

這些東西擺滿四壁，驟看似乎有些零亂，再看來却又非常典雅，又別緻，就算是個最俗的人，走進這間屋子來，俗氣都會被洗去幾分。

但這屋子裏却有個很古怪的地方，那就是這麼大一間屋子裏，竟只有一張椅子，其餘就什麼都沒有。

這張椅子也奇怪得很，它看來既不像普通的太師椅，也不像女子閨閣中常見的那一種。

這張椅子看來竟像是個很大很大的箱子，只不過中間凹進去一塊，人坐上去後，就好像被嵌在裏面了。

花無缺已走了進來。

他只覺這少女的話說來雖平和，但却令人無法爭辯，又覺得她的話說來雖冷漠，但却令人無法拒絕。

蘇櫻已在那唯一的椅子上坐了下來。